



XUESHENG BANGKEDAI BIDUCONG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简·爱(下)

46

主 编：陈国勇
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名人故事

(下)

本書編委會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十四、吉卜赛人算命

那是桑菲尔德府欢乐而又忙碌的日子。老房子一改以往的平静、单调和孤寂，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宾主一起骑马，在花园里漫步，或到户外去享受明媚的阳光。遇到阴雨天气，他们就在室内玩游戏，玩得非常投入。

罗切斯特先生总是和英格姆小姐在一起。我仔细观察他们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他很快就会娶(qǔ)这位小姐。但我觉得她并不值得我嫉妒。在我看来，我表里一致，而她却喜欢卖弄，并不真诚。她漂亮优雅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但头脑简单，毫无主见。她侈谈感情，却不知道什么是同情和怜悯。此外，她还遗传了她母亲的傲慢和强硬。看得出来，其他人，包括罗切斯特先生，也都看到了她的缺点。更重要的是，罗切斯特先生并不爱她，虽然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，好像很倾慕她，但他对她缺乏热情。尽管她

使出浑身解(xiè)数来吸引他,他却没有把心交给她。

我想他要娶她是出于门第观念,或者是别的原因。对罗切斯特先生从个人利益来考虑婚姻问题,我没有任何指责的权利。我曾认为像他这样的人,在选择对象时不会被门第观念所束缚。但现在我想,他们这个阶级的人有自己的行事原则,这也是无可厚非的。

在别的方面,我对我主人渐渐地变得宽容了。我几乎忘却了他所有的缺点,他那令人厌恶的嘲弄,难以捉摸的表情,深不可测的态度,都显得那么可爱。

一天,罗切斯特先生有事独自外出。大家觉得缺了他就少了感染力,所以原来的活动计划就取消了。

傍晚时分,阿黛勒看到一辆马车驶向桑菲尔德府,便高兴地大叫:“瞧,罗切斯特先生回来了。”我转过身,英格姆小姐从沙发上一跃而起,其余的人也都抬起头来。

不过来人不是罗切斯特先生,而是一个陌生的时髦(máo)男子。

英格姆小姐很失望,责怪阿黛勒谎报消息,还悻(xìng)悻地看了我一眼,仿佛那是我的错。

客人称自己是主人的老朋友,叫迪克·梅森,刚从西印度群岛回来,罗切斯特先生曾在他那里住过。

我坐在角落里，打量着他，他的年纪和罗切斯特先生不相上下，眼睛又大又美，但目光很空洞，五官、额头和脸蛋都很漂亮，但缺乏魄力，至少我这样认为。但我听到男女宾客们在议论他，夸他可爱，是个“美男子”，说他的五官塑造得那么好，那么漂亮，而且认为他充满魅力。

这时，仆人进来了，说来了一个吉卜赛老太婆，非要给各位有身份的人算算命。英格姆太太认为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低级骗子，要立即把她撵走。可仆人说，他们想尽了办法劝她、求她，她都不肯走。

“她长相怎么样？”两位小姐异门同声地问道。

“一个丑得可怕的老东西，差不多跟煤烟一样黑。”

“噢，她是个地道的女巫(wū)了！”有人叫道。紧接着，马上有不少人来了兴致，认为一定不要失去这个有趣的机会。于是，他们让仆人去叫她进来。

不一会儿，仆人进来说：“她现在不来了，她说她不愿‘到一群庸人面前来’，我得带她单独进一个房间，然后，想要请教她的人得一个一个去。”

“带她进书房吧，我要让她单独跟我谈。”英格姆小姐说。

大家激动地等待着。不久，仆人进来说已准备好了。

话音刚落，一位爵士就想去。但仆人说，老妇人说过她只要见年轻的单身女郎。

英格姆小姐不顾她母亲的劝阻，捷足先登，和老妇人在书房里待了一刻钟。她回来时，板着面孔，一声不吭地回到座位。

大家纷纷询问算得怎么样，她说：“简直是胡说八道，你们怎么相信这一套？大家行个好吧，明天一早就把她给抓起来。”随后她拿了本书，假装读着，但她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眉头越皱越紧，半天没翻动一页。我想虽然她表面上毫不在乎，可是事实上，她很重视女巫的话。

接着，三位年轻女士一起走了过去，我们听到书房里不时传来嬉(xī)笑声和尖叫声。回来后，她们对女巫的技艺赞不绝口，说女巫知道她们所有的事，不仅算出了她们小时候的趣事，她们闺房的布置，而且摸透了她们的心思，在她们耳边说出了她们意中人的名字，以及她们的愿望。

大家正议论纷纷时，仆人又进来了，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吉卜赛人说，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在屋里，她发誓不見到所有的人就不走。她指的一定是你，爱小姐。”

“噢，我一定去。”我高兴地答道。我很好奇，想见见那个女巫。

仆人跟我说，他在客厅等我，如果女巫吓着我了，就叫他一声，他会马上进去。我告诉他不必了，我不害怕，只是很感兴趣，也很激动。

我进门的时候，书房很安静，那女巫坐在安乐椅上。她身披红色斗篷，头戴黑色帽子，正对着一本黑色小书念念有词。

她的帽檐遮住了大半个脸，但当她抬起头时，我看到了她那古怪的面容和大胆的眼神。

“你想要算命吗？”她问道，语气有些严厉。

“我无所谓，大妈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我不相信你的把戏。”

“这话倒符合你的脾气，我料定你会这样说的。我从你的脚步声里就听出了这一点。”

“是吗？你的耳朵真尖。”

“是的，而且眼睛亮，脑子快。对付像你这样的顾客的时候，尤其需要这样。你为什么不发抖？”

“我并不冷。”

“你为什么脸色不发白？”

“我没有病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算命？”

“我不傻。”

老太婆大笑起来，然后取出一个短短的烟筒，开始吸烟。“我可以证明你很冷，你有病，而且很傻。”她不慌不忙地说，“你很冷，因为你孤单；你病了，因为爱情和你无缘；你很傻，因为尽管你很痛苦，却不会主动去争取爱情，哪怕爱情近在咫(zhǐ)尺。”说完，她使劲吸起烟来。

“对所有寄居在大房子里的孤独者，你几乎都可以说这样的话。”

“但不是对谁都适用。伸过你的手来。”我照办了。她凑近我的手掌，细细看了起来。

“太细嫩了。”她说，“这样的手我看不出什么来。况且，命运又不写在这里。不过它刻在脸上，在额头，在眼睛里。跪下，抬起你的头来。”

我一边跪下，一边说：“我开始有些相信你了。”

“你在那边房间里，长时间干坐着，面对一群无法和你进行交流的贵人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觉得很疲倦，但很少悲伤。”

“因为有美好愿望支撑着你，使你感到高兴。”

“才不呢。我的最大愿望，是积攒下足够的钱，将来办一所自己的学校。”

“你光想将来办学校，别的什么都不想？如果你真想得到幸福，幸福离你很近，几乎伸手可得。告诉我，在这一屋子先生当中，你对哪一位感兴趣？你是否仔细端详过一张脸？”

“我喜欢观察所有的人。”

“可你喜欢光盯住一两个人看？”

“因为那两个人的言行似乎在叙述一个故事：求婚，然后结婚。我很感兴趣。”

“你喜欢这单调的故事吗？”

“这跟我无关，我不在乎。”

“跟你无关？有这样一位小姐，她活泼健康，又美丽动人，而且拥有财富和地位，讨得一位绅士的欢心，而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样？”

“你认识那绅士，而且或许对他有好感。”

“我并不了解这里的先生们，几乎没和谁说过话。虽然他们优雅、潇洒、漂亮、活跃，但这和我的感情无关。”

“你连屋里的主人都了解，都没说过话吗？”

“他不在家。”

“是的，他出去了，难道因为这样，你就抹煞了他的存

在？”

“不，但我不明白罗切斯特先生和你所说的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你难道没觉察到，这里人们感兴趣的婚姻传闻中，罗切斯特先生就是主角吗？他很快就要和漂亮的英格姆小姐结婚，他们将是无比幸福的一对。他一定喜爱这位美丽、高贵、活泼、多才多艺的小姐，而很可能她也爱他，如果不是爱他本人，至少爱他的钱和他的财产。虽然我刚才跟她讲了罗切斯特先生的事，她听了之后很不高兴。如果有一位更富有的求婚者，那他将会失去漂亮的新娘。”

“可是，大妈，我是为自己算命的，而不是为罗切斯特先生！”

“你的命运还很难确定。命运已经赐(cì)给你幸福，看你是否愿意去努力。让我来看看你的脸。你的眼睛温柔而充满感情，非常敏感，很讨人喜欢；你的嘴巴虽然很少透露内心的真实感受，但它爱说爱笑，很通人情，这也很吉利。你额头可能会阻碍你的幸福，它表明你可以孤单地生活，你将会用理智控制情感、欲望和幻想，你不会出卖灵魂来获取幸福。你永远不会做出错事和丑事，我很尊重这一点。我不要耻辱、悔恨、牺牲或痛苦，我希望赢得感激、微

笑、抚慰和甜蜜。我想我是在做美梦，我真想永远这样看着你，但我不敢。起来吧，爱小姐，我的戏演完了。”

我在做梦吗？老妇人已变了声音，她的手势、她的一切，都好像是我自己的一样，是那么熟悉。

“嗨，简，你认识我吗？”那熟悉的声音问道。罗切斯特先生扯断衣服，不再伪装。

“噢，先生，这个主意太奇怪了！”

“不过干得很好，不是吗？”

“对付她们，你也许应付得很好。”

“但对你不行？”

“你并没有对我扮演吉卜赛人的角色，你扮演的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人。你一直想把我的话套出来，一直在胡说八道，害得我也胡说。这是不公平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原谅我吗，简？”

“我要想好了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经过考虑，我发现自己没做错什么，那我会努力原谅你，先生，但你不该这样。”

“噢，你刚才做得很好——非常谨慎，非常明智。”

我沉思了一下，认为他说得有道理。不过刚开始见面，我就怀疑她不是真正的算命人，我还注意到了她的假

嗓子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呀，简？告诉我客人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是在议论吉卜赛人吧。”

“坐下，坐下！给我讲讲他们说些什么啦？”

“我不能久待了，先生，快十一点了。啊！你知道吗，你走后来了一位陌生人。”

“陌生人！我没有等谁来，会是谁呢？他走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他说他和你是老相识，叫迪克·梅森，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。”

罗切斯特先生正拉着我的手，站在我身边。一听到“梅森”这个名字，他便一阵痉挛(jìng luán)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“梅森！西印度群岛！”他重复了三遍，脸色变得苍白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，先生？”我问。

“简，我受打击了，我受打击了！”他身子摇摇晃晃地说，“简，你的肩膀曾支撑过我，现在再支撑一次吧。”

我扶他坐下，然后坐到他身边。他握着我的双手，轻轻抚摸着，同时黯然神伤地看着我。

“我的小朋友，”他说，“我真希望和你待在一个平静的小岛上，只有我们俩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危险，没有痛苦的回

忆折磨我。”

“我能帮你吗，先生？我愿豁出命来为你效劳。”

“简，要是我需要帮助，我会找你的，我答应你。现在帮我从餐厅里拿杯酒来，看看梅森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，他在干什么。”

客人们都在餐厅用晚餐，他们兴致勃勃，谈笑风生，气氛很活跃。梅森先生站在火炉旁，愉快地和他们交谈着。我斟(zhēn)满酒，回到了书房。

这时，罗切斯特先生看上去没那么苍白了，又恢复了镇定自若的神情。他接过酒杯，向我表示感谢，然后一口气喝下了酒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呀，简？”他问道。

“谈笑风生，先生。”

“梅森呢？”

也在一起说笑。”

“要是我这些优雅的朋友勾结在一起唾弃我，你会怎么办呢？”

“先生，如果办得到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”

“如果我上他们那儿去，他们只是冷眼看我，还窃窃私语地嘲讽我，然后一个个地离去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会留下来陪你，安慰你，先生。”

“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，你还会这样做吗？”

“我根本不在乎，先生。”

“那你会为了我，而不顾别人责难了？”

“任何一个人，如果配得上我的友情，我会全然不顾别人的反对来支持他。我确信你就是这样一位朋友。”

“谢谢你，简。现在你轻轻走到梅森身边，悄悄地告诉他罗切斯特先生想见他。把他带到这里来，随后你就走。”

我照办了。客人们都瞪着眼睛看我从他们中间穿过。我把梅森先生带到书房，然后便上楼去了。

我睡下好久之后，才听见客人们各自回房，也听到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梅森，进了他的卧室。他说话时欢快的声音使我放下心来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

十五、紧急救护梅森

那晚我忘了把百叶窗放下来，一轮皎洁的满月照到我身上，我被弄醒了。突然，一阵可怕、刺耳的狂叫响彻云霄(xiāo)，打破了寂静。

我吓得心跳都停止了，浑身僵住了。不一会儿，叫声消失。我听出来叫声是从我楼上传来的，随后，我听到一阵死命挣扎的声音，好像正在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没有人来呀？罗切斯特，罗切斯特！看在上帝分上，快来呀！”楼上有人喊道。

我听到楼上响起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，随后什么东西跌倒了，然后又恢复了平静。尽管我吓得瑟(sè)瑟发抖，但我还是穿上衣服，走了出来。

许多卧室的门都打开了，客人们都被惊醒，每个房间都响起了闹哄哄的声音。很多人从卧室里探出头来，走廊上站满了人。“出了什么事？”“谁伤着了？”“把蜡烛拿来。”

“起火了吗?”“有强盗吗?”“我们得往哪里逃?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着。他们来回乱跑,有人哭泣,有人摔倒,乱作一团。

“见鬼,罗切斯特哪里去了?”有人叫道,“他床上没人。”

“在这儿!”有人大声回答道,“大家镇静些,我来了。”

罗切斯特先生拿着蜡烛,从楼上走下来。他一到楼下,英格姆小姐便扑上去,一把抓住他胳膊。

“出什么可怕的事了?”她说。紧接着,另两位小姐和两位夫人也向他直冲过去,紧紧抓住他不放。

“没事儿,女士们。快让开,不然我要发怒了。”他眼睛冒着火,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,说,“一个仆人做了噩梦,梦见了鬼魂,吓坏了,然后就神经质地喊叫,就这样。好吧,大家快回屋吧,不然要得感冒的。”他安慰着客人,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回屋。而我则悄悄地回到自己房间。

不过我没有上床,而是小心地穿好衣服,我知道那尖叫声和什么仆人的噩梦无关。我觉得一定还有什么事情发生,于是就静静地坐着等待。

大约过了一小时,桑菲尔德府又恢复平静。我正想回到床上,有人谨慎地敲响了我的门。